

NAN
JING
WEN
XUE

南
靖
文
学

福建省南靖县文化局、文化馆 编

南 境 文 学

1978——1986



(作品选)

目 录

小 说

- 杨县长 (小小说·1983年获华东六省一市第二次
中学生作文竞赛一等奖) 何葆国 1
- 苦 闷 (短篇小说·1985获春笋首届全国中学生
文学创作大奖赛二等奖) 何葆国 4
- 一条手帕 (短篇小说) 周蔡新 6
- 哦, 这雾…… (微型小说) **柯鹏耕** 18
- 杨茂生夜逛文化市 (短篇小说) 袁 亟 19
- 夙 愿 (短篇小说) 今 声 25
- 路过虎爬岭 (短篇小说) 张主成 28
- 竹棚婚礼 (短篇小说) 周蔡新 林永义 30
- 米盛公 (短篇小说) 王少卿 44
- 聋子佳水 (短篇小说) 袁 亟 52
- 犁头伯种蘑菇 (短篇小说) 周蔡新 林永义 60
- 娇滴滴的妻子 (小小说) 袁 亟 68

老 人(短篇小说)	普 尔	70
后 悔(小小说)	陈彩霞	80
“九口”校长(短篇小说)	周蔡新	林永义 82
许可璋·梯子·万迪(中篇小说)	泽 楠	92
交 叉(中篇小说)	何葆国	123
闪 电(小小说)	郑漳城	149

诗 歌

太阳鸟·诗人	平 心	152
散文诗三首		
春(三章) 农家的琴声 茶山飘香	今 声	154
科岭小记(散文诗)	陈 鹏	157
荆江二题	叶明光	160
诗五首		
紫荆山抒怀 山里人家 绿色教科书(外一首)		
望一眼红旗我思忆(散文诗)	唐 耘	161
希望的野百合	林周杉	167
诸暨印象	谢松甫	169
花坞素描(组诗)	朱明光	170
诗二首		
粉笔 春姑娘	张主成	173
女清洁工	陈亚平	175
养路工人	各 余	176

鸽子(外一首)

郑漳城 177

散 文

希望的绿色(本文获全国“三热爱”中学生征文
比赛第一名)

何葆国 178

情 思

平 心 180

爸爸的黑皮包

柯鹏羽中 181

误 会

叶明光 183

夜之心曲

黄诏南 孔 嘉 185

故乡山水情

扬 帆 186

难忘的岁月之歌

扬 帆 189

儿子的生日

庄洲文 192

小街的歌

何葆国 193

红 霞

何葆国 195

杂文·传·记

习作·生活·创造

何葆国 197

苍娃的心灵

——《卷席筒》第二集观后

唐 耘 199

“助资”与“赞力”

朱明光 200

闲话“范文”

何葆国 201

初夏访笋乡	温欣 黎明	203
文昌塔风光	林天麒	204
重典与治乱	司马文萱	206
古建筑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张宇生	208
九鲤飞真寺	唐耘	210
为“表扬难”疾呼	温欣 荣宗	212
“豆蔻年华”是几岁	林嘉书	214
廿年受祀烟啼笑皆非 卅载离愁苦生死茫茫	林嘉书	215
在诗的沃野上辛勤耕耘		
——记青年农民诗人唐耘	张宇生	216
信息就是财富吗？	温欣	217
“走一步看三步”与修水利	闻新 黎明	218
附文：《他被破格录取了》	赖任南	222

杨 县 长



· 何葆国 ·

【编者按】 这篇小小说于1983年获华东六省一市第二次中学生作文竞赛一等奖。

哼，都不小的一条街了，连一个垃圾箱也没有。难怪，杨三林家门前的小旷地成了顶呱呱的垃圾箱。

有一天，住在街尾的大头嫂端着满满一粪箕的鸡屎臭泥，身后跟着两员小将，扛着一篓废纸，雄赳赳气昂昂地朝垃圾堆这边开来。

眼见目的地到了，大头嫂摆出姿势，正要翻粪箕，一只皱巴巴的手伸过来，同时响起了声音：“哎，住手，住手！”

大头嫂定神一看，是游婶，外号“麻游婶”。这“麻油”，街里街外，无人不晓，什么芝麻绿豆事，横竖要管，两片小咀唇只是那么一张一合，谁都没有招架的功夫。

“你这话怎讲呀？”大头嫂给搞糊涂了。

“杨三林的大哥‘杨跛子’，转业回来啦！”

“‘杨跛子’？哼哼，是不是——瘦个子”。

“大脑袋。”

“小眼睛。”

“脚！嘻嘻。游婶呀，可他回来关我倒垃圾什么事呀？”

“什么事呀”！‘杨跛子’从部队转到咱县来，‘乌纱帽’可不小。县长，七品大官呀！如今，杨家就是县长府

了。县长府门前还能有垃圾吗？嗯，你说，你这垃圾能倒吗？”麻油婶，真不愧为麻油婶，三言两语，意思就到了，再也明白不过了。

大头嫂愣了，“哪，这垃圾往哪儿倒呀？”

“东街，那儿有垃圾箱。”

“东街？老天爷！”

“你‘哎’什么‘哟’？你在这儿倒也成，可你得不怕——官，有犯得了的吗？过去那阵，你男人不是顶了他头头几句，吃了亏？”又只是几句，浅浅白白、实实在在。

大头嫂一想，是呀，当官的，哪个犯得了？撞是下，避为佳。于是，手一挥：“向右——转！”

再接着说的是，这事过后的第三天。

大头嫂碰上了麻油婶。

家常拉一拉，大头嫂便迫不及待地诉起苦来：“哎哟，倒一趟垃圾得走一千四五百步，花时间，又忙，实在——哎哟！”

“嘻嘻！”麻油婶喜形于色，拉起大头嫂的手，那咀象刚抹了油，一串串话滑溜溜的直溜出来。“你呀，嘻，别发愁啦，咱街有垃圾箱啦”。你听我说，这垃圾箱是“杨跛——”噢，是杨县长亲手刨，亲手钉的。他呀，他看到我去东街倒垃圾回来，就到我家，问——就是随便问问，那口气全没官味儿，听了叫人心爽快！末了，他自言自语，什么唉，大家见我回来当了官，嘻嘻，那声音我模仿不象。

“——就不敢在我家门口倒垃圾。”什么“他们怕官呀，真痛心，官民本是一家！可如今却隔起墙来，不行，不行……”一边说着，一边把头摇得象拨郎鼓。还有……他心动了，说干就干！唉，以前谁要干这差使？七五、七六那年头，县上的太人物象把戏一样的变来变去，到底哪个给百姓带来了好

处？调子倒是唱得高——不说了不说了。他们怎能跟杨县长扯在一起，哎，听了，谁都会过意不去，人家县上大人就忙不完了，还——好官哟，中午热得要死，也不躺一会儿，老是刨、刨、刨，满头大汗的，气都喘不顺，你该知道吧？人家的腿不好，打蒋该死那时被打坏的，刨起木头多吃力，可人家，我是他的邻居，再清楚不过了。这样的人当官呀，真是百姓的福。嘻嘻。

听着听着，大头嫂喜上眉梢，心里热乎乎的，口开了话却跑不出来，大概是感情这东西作怪吧。

“哎，告诉你，杨县长那天对我说，身为百姓父母官，不为百姓做事情，不如呀——趁早到树下卖凉水！你听，真是……啧啧！”

（此文先后载于《获奖作文选》、

《中学
生语文
报》等
六种报
刊。）



作者简介 何葆国，男，1967年出生，1985年毕业于南靖县第一中学。在中学时期即屡有作品在省内外刊物发表，并多次获得全国或省级作文竞赛一、二等奖。中学毕业后即被福建省师范大学中文系破格录取，是业余作者中的新秀。

苦 闷



何 葆 国

(发表于江苏作协办的《春笋报》1985年2月8日，
获全国首届春笋文学大奖赛第二名)

我的同桌做作文，总喜欢写他捡了一个钱包，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常常笑他：“钱包哪有这么好捡！”

然而，真没想到，我也捡了一个鼓鼓的，我一怔，打开一看，一叠一叠的……简单一点说吧，接着我把它还给了赶来认领的失主。

回到家中，我把这件事告父母亲。我只是说，“我捡了钱包，把它还给失主了。”

“嗯，做人要诚实，做得对！”爸爸称赞道。

妈妈也说：“不愧是‘三好生’呢。”

“嗯，那个”，哥哥问，“钱包里有多少钱呢？”

“不知道。钱包鼓鼓的，那大张的‘工农兵’大概有、有七八叠……”

妈妈接连眨了五六下眼睛，好象里面飞进了沙子。爸爸惊讶得说不出话。哥哥顿时睁大眼，张开嘴，“啊啊”的，好象惊惶未定。

“七八叠？七八百块呐！你还给了……失主？妈妈诧异极了，她原先肯定以为，我捡到的不过几毛钱。

“嗯，那人掏给我五张‘工农兵’的，我没拿就跑。”我如实地报告说。

妈妈又连续眨了好几秒钟的眼睛，她一定感到眩晕了。

哥哥一声叹息：“唉！三用机，可惜……”

“你怎么……”爸爸说不下去了，抖动着手。

我给搞模糊了：“你们不是说，做人要 要诚实？”

“诚实！你到底还是小孩子。这可是七八百呀！”爸爸痛心地说。

“可不是！三用机一架，电视机一台呢！”哥哥接着说，皱眉，顿脚，叹息不已。

七八百又怎样？不要诚实了吗？我心里嘀咕着。我实在弄不明白。

“都怪我教育不好。”妈妈低低地说。

我吃惊了，比当时捡到钱包还吃惊。妈妈懊悔啦，懊悔平时不该教育我做诚实的人，而应该教育我自私！？

爸爸托着下巴，阴沉着脸，一声不吭。哥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做错了？我简直如坠十里云雾。

接着吃晚饭。我注意到了，爸爸板着脸，不再说说笑。哥哥惘然若失，慢慢地嚼着。妈妈只顾扒饭，不再给我夹菜。我自己夹，妈妈便停住筷子，眼光直逼着我，象是在训斥，七八百都还给人家啦，还贪吃！

我糊涂了……

一条手帕

周 蔡 新

胡子象吸足肥料的韭菜，昨儿才刮，今早又冒出来，又粗又硬。你愈刮得狠，它愈长得欢，弄得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妈妈每看到我在刮胡子，总是唠唠叨叨的：“该找个对象了，妈怎么能照料你一辈子呀！”我嫌妈妈太不通情达理，象我这样二十八快满二十九的人，谁不急呀？急，又能顶个屁事，得有人要呀！

我的伙计小张少我两岁，他比我急得慌，什么媒人也请了，什么姑娘也见了，什么时髦服装也穿了，到头来还是白搭。为什么呢？他说原因就在于我们的职业太下等。我对小张的分析也颇有同感，我们是小修理业的职工，归手联社管的，整天跟小火炉打交道，蹲在地板上敲敲打打，补补接接，象个什么工人？怨来怨去只能怨我们跨错了门。

我是躲在墙角叹息，小张却在大众面前扬言要改行。杨师傅是个直肠子的人，说话不留尾巴，一听到小张要改行，冲着你劈里啪啦就全倒出来：“群众不需要我们这铺子吗？他们的脸盆坏了，茶壶漏了，喷雾器出毛病了，叫谁修呢？你家锅破了也拿到咱们铺子里来。现在人人都在为‘四化’出力，你们就不想为祖国效点劳？年轻力壮的人想安安逸逸坐在社会主义大船里，叫人把你摇到共产主义天堂去？”杨师傅吹胡子瞪眼睛当然有他的道理，但是个人问题没解决，叫我怎么安下心呢？

俗话说：“世间没绝人的路。”我一个好心肠的姨姨告

诉我，她已经给我说下一个对象，那女的长得很俊，二十五岁，身体好，劳动好，当生产队的植保员，还赴过县里的劳模会。姨姨也把我的年龄、职业、家庭状况全给她摆了，也没有反对意见，只差还没有见面，尚不能定弦，约定我明儿中午在姨姨家见面。听姨姨这一说，我的高兴程度不说你也知道。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我就到二十里地的姨姨家去了。姨姨正在煮饭，一见我来得早，也满高兴的。她说社员们还没有收工，最近虫害严重，大伙儿起早摸黑捕虫下药，当植保员的更不用说了。她边忙边告诉我：那姑娘家住隔壁，只有父女两个人。她爸爸最近到她大女儿家去，剩下她一个人，她干脆和我一块儿吃。姨姨还说了她许多优点，什么脾气好啦，心眼灵啦，手脚勤啦……我越听越觉得象喝了蜜糖了。看这阵势，今日成事是十拿九稳的了，我禁不住有点飘飘然起来。

我瞧瞧手表，十一点半了，饭菜都凉了，还没见她回来。十二点了，她仍没有回来，我肚子饿得咕咕叫，幸而兴奋压倒饥饿，还不感到怎么难熬。

我正高兴地等着，猛然间一阵银铃般的笑声从大门口飘进来。我一颗心卜通卜通地跳了。我咬一下嘴唇，警告自己：“别乱阵啦！”笑声过后，随即跑进来一个人，花格子衣服，蓝裤子，裤腿卷得高高的，衣服沾上许多“六六六”粉，短辫子，圆脸蛋，秀丽的眼睛下有一对惹人喜爱的酒窝。她真美，我喜欢极了。当然她也知道我这个客人是干什么来的。她不敢看我，只在我身边擦过去的时候瞟了我一眼，羞涩地低着头，径直到里房去了。

她在房里呆了好一阵，姨姨催她吃饭，她只“唉！唉！”地应着，却没出来。听姨姨叫唤，我知道她叫阿雅。我也壮

着胆子叫道：

“阿雅，该吃饭了，饭菜都凉了。”

“来啦！”

阿雅走出来了，换上一套干净衣服，就在我的对面坐下，我们开始吃饭了。看来姨姨很疼她，边吃饭边给她唠叨，说她热心为集体固然好，但自己的身体也要保重，吃饭要有个时儿，经常冷饭热饭一肚吃，久了会积出病来的。我为了讨好，也粗粗讲了一些卫生常识。起初她是红着两颊在埋头吃饭，末了好象受了委屈，抬起头来埋怨我说：“都是你们不好，昨天才修理的喷雾器今天又坏了，喷口不撒粉，老往人身上溅，我们自己修又修不好，姑娘们气坏了，要不是集体的财产，真想拿它砸到你们柜台上。”

“有这回事吗？不知是哪个狗养的，真不负责。我回去向师傅汇报，要查一查，狠狠整一下。”我心里怪难受的，只好胡乱找话搪塞。

吃完饭，阿雅利利索索，一会儿就把桌子收拾干净了。也许由于我心情太好，竟然毫不拘束，海阔天空地谈起来，什么花布好看啦，什么上海的服装式样巧啦，什么……，只顾直说，可是阿雅却不开腔，她的沉默使我警觉起来，我发现她细长的眉毛打了结。言多必败，我急忙煞住话头。

一阵沉默后，阿雅说：

“你关心的事情真够多。”

“不！不！还很不够。”

“真可惜……”

“是呵，我懂得太肤浅了，有待今后……”

“要是你们能把那些精力花在事业上就好了。”阿雅打断我的话，态度十分严肃。

我发现牛头不对马嘴，感到十分颓丧，一时竟想不出话

来。

“哟呀！”一声，大门突然开了，几个姑娘象一群喜鹊飞进来，吱吱喳喳响，吓得院子里的一群鸡子乱飞乱撞。

人愈多我心愈乱，她们偏又一直看我。一个长辫子姑娘和旁边一位女伴嘀咕着什么，不一会就问我道：

“你是镇上杂修铺的伙计吧？！”

“唉！”我陪着笑脸，有礼貌地点着头。

“菊花，你去把那架喷粉器拿来，就是上午阿雅用的那架。”长辫子姑娘叫着另一位姑娘。

叫拿阿雅用的那架喷粉器？看样子不象要我修理的，来者不善。我预感到一场暴风雨要来了，心里很不自在。

一会儿，一架喷粉器“咣当”一声掷到我脚旁，铁皮上用红漆写着“深田大队第五生产队。”我一看怔住了，这不是我昨天才修的吗？对了，就是这位长辫子姑娘背去的。

“认得货吗？”长辫子姑娘问。

“我们修理的东西多，认不得啦！”我的脸孔早已火辣辣的不好受。

“这两条辫子你也认不得？”长辫子姑娘逼近一步，抖着辫子。

“是什么地方又坏了？我带回去再修吧！”我不敢强辩，几乎是对她求饶了。

“不是又坏了，而是你根本没有修好。”长辫子姑娘竟然把我的底子给捅了。

“是他修的吗？”阿雅问长辫子姑娘。

“他修的。”

“阿彪，你看！”阿雅把刚才那套衣服拿出来，丢在椅子上，扬起一股淡褐色的“六六六”粉的烟雾。

“这东西有毒。”阿雅接着说：“喷雾器出毛病，不光

浪费农药，还严重地影响社员的健康，也不能保证及时地消灭病虫害。今天正是它不好使，我们才那么迟回来。”

“昨天专人送去修，没解决问题，这不浪费了劳动力？”

“要是病虫害没治好，粮食减了产，我看他也得担些责任。”

愈说愈难听。她们人多，你一句我一句，我怎么招架得住啊！

“这！这！当然是我的错，不……不过活计多，难免不出小毛病。”我哭丧着脸低声说。

“要负责呀！人人都要为自己的工作负责，要搞四个现代化，总不能说我活计多，难免不出小毛病。”阿雅不放松，幸而还和气。

我怎么离开姨家已记不清了，反正我昏昏沉沉了，我没精打采地回到铺里，小张关切地问道：

“怎么，输啦？”

“全输啦！”我一头栽倒在藤椅上，捂着脸偷偷地抹眼泪。

算了，死了这条心吧！人家没有心，你就是磕破额头也是白搭。从此我变得更加沉默，轻易不出门，轻易不说话，好象一只闷葫芦蹲在铺子里。杨师傅老寻我开心，每天非逗我笑几声不可。有一回看见我笑得前仰后合，却把话头一拐，谈我的心事。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别泄气，好姑娘多得很，不过要门当户对，你可得好好创造条件。”什么是门当户对呢？杨师傅说，两个人都好就对起来了，至于什么好，杨师傅叫我自己想。

不管杨师傅怎么说，我是不去想的，我不能老拿脸皮去赌博！反正光棍也有光棍的好处：干净、利索。不过做一个人要吃要穿，干一点正经事似乎也是应该的。慢慢的我变得

勤奋起来。

小张对我的勤奋感到惊讶，他同情我又安慰我。我坦率地告诉他，这次失败是惨重的，教训是深刻的。我谈出了体会：一个人对正业不认真，在群众中没有好评，那，只有疯婆娘才会要你。小张不知是听了我的交流有感触，或是因为没有伙伴不来劲，也很少到外面溜荡了，每天和我蹲在地上“咣当！咣当！”地敲打着洋铁皮，有时你一锤，我一锤，有节奏地敲打也满有趣。半月一月后，邻近铺子都在议论了：“杨师傅有本事，驯服了两匹马驹。”杨师傅却谦虚地说：“是人家自个儿想开的，新社会就是一所好大学么！”我们第一次听到赞扬的话，心里乐滋滋的。

那是四月的时候，田野一片油绿，远看象大绿氈，近看更叫你乐坏了。你瞧那茁壮的禾苗，齐刷刷的，就是再高明的理发师也不能把它剪得那么平。那宽阔的剑叶，浓绿得几乎快淌下绿汁，一根根稻秆子，拼命地往外挤，微风一吹，掀起一阵绿浪。这时节正是植保员最忙碌的时候了，动员群众，灭虫治病保丰收。往年在这个时候也是我们修理业最忙的季节。今年为了便利群众，及时修理灭虫用具，我和小张向杨师傅要求下农村，服务到田头。这下可把杨师傅乐坏了，他说铺里的活计他一个人包下来，保证随到随修。

这次下乡，我们是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巡回服务的。

有一天，我们转到深田大队，这儿我原不想去，小张强调应该去，去“立功赎罪”嘛。后来在下午的时候，我们来到深田大队部，一位老支书热情接待我们，为我们安排住处，安排生活，还把我们的到来当一则好消息向社员们广播。

我们卸下担子，还没来得及整理铺盖，就有顾客上门来了。来的是一位老队长，要我们去给他们修理一台脱粒机。

他说机器急着要用，要我们克服一下困难。他说了很多客气话，深怕我们给推了。我们是杂七杂八的小修理工，修那样的大家伙，原也不是我们的职业范围，但盛情难却，看他那诚恳模样，我们就答应下来，而且马上跟他走了。

那天晚上闹了个通宵，队长，还有几个老农直陪我们到天亮。本来不需要他们，他们却说，人多说说笑话，不打瞌睡。

天大亮，机器修好了，我们吃了一餐丰盛菜饭就回家了。谁知我们才走几步，屁股后就跟来一群敲锣打鼓的人。我们才进屋子，他们就在门口墙上端端正正贴上一张大红纸写的感谢信。

许多社员都围过来看信，满口称赞我们，弄得我们又要干活，又要陪话，忙得不可开交。

这里的社员顶客气、顶热情，他们拿到修好的东西，交了款还要一直道谢，似乎不多道谢几声不足以表达他们感激的心情似的。其实该道谢的是他们，为了夺丰收，支援“四化”，他们起早摸黑，顶烈日，冒严寒，不叫苦，不叫累，他们的品质才是真正高尚的。这次下乡来，我们都深深的为这种品质所感动。大概由于这个缘故，我越干心里越亮堂，越干越爽快，日子过得很有意义。

不过吃饭也有打噎的时候，过日子并不那么天天顺当。有一天我正边吹着口哨边修补破烂时，冷不防阿雅来了。心里有鬼，我怕见她偏又碰上她。那天她也来看感谢信，不过还好，她站在圈子外远远地看，没来打扰。今天她登门了。俗话说：“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她拿来一只烂得简直不能再烂的洋铁桶叫我补，这是明摆着要跟我过不去。起初我说这不能再补了，她却说这是生产队的，再补补还能用很久，这样既节省了国家物资，又节省了生产队的资金。她